

# 论俄狄浦斯情结在阿部昭小说中的变奏

翁家慧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北京 100871)

**摘要:**父子关系是阿部昭小说的主要内容,然而,在其描写父子关系的作品中,却鲜有关于父子冲突的描写。本文试图利用“俄狄浦斯情结”这个心理学概念,从恋母倾向和弑父倾向这两个角度,分析并揭示阿部昭小说中所描写的亲子关系的内涵。同时,通过这一分析,本论文试图阐明的论点是:由于“父权”的丧失,阿部昭小说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母亲替代父亲成为青春期逆反的对象,弑兄倾向替代弑父倾向成为了阿部昭小说中以童年期生活经历为题材作品的主题。

**关键词:**俄狄浦斯情结 阿部昭 父权

阿部昭是日本战后第六批新人作家,即“内向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几乎都从日常生活中选取素材,以家庭成员为对象,主要描写他的幼年时期以及青少年时代的家庭生活。因此,阿部昭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他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因为在很多看似日常性的描写背后,隐藏着鲜为人知的家庭内部复杂的心理问题。正如大多数阿部昭小说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他的小说具有一个明显特征:它们几乎都围绕着父子关系这个主题展开,尤其是他的父亲阿部信夫,更是其小说舞台上的主角。阿部昭早期作品《司令的休假》便是以其父的一生为描写对象的代表作。但是,如果仅从父子关系这一角度去分析的话,我们对阿部昭小说的理解就容易流于片面。为了更加完整、透彻地了解阿部昭小说中所反映的复杂的心理关系,我们不妨借助心理学研究领域最基本、也是最常用的概念之一,即俄狄浦斯情结这一工具,做一些尝试性的分析与阐释。

众所周知,俄狄浦斯情结是由精神分析学创始人、维也纳医生兼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首先提出来的。在《梦的释义》一书中,他根据俄狄浦斯传说和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在结合了自己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俄狄浦斯的命运感动我们之处,仅仅在于它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命运,因为还在我

们降生之前,神明便已把给他的那种诅咒也施加给我们。我们可能都注定要把我们的母亲作为第一次性冲动的对象,并把父亲作为第一次暴力的憎恨冲动的对象。我们的梦使我们确信了这一点。俄狄浦斯王的弑父娶母不过是一种愿望的满足——我们童年愿望的满足。<sup>[1]</sup>

通过对梦的解析,弗洛伊德把我们童年时期产生“弑父娶母”愿望的根源归结于幼儿期的第一次性冲动,学界一般称其为“俄狄浦斯情结”。尽管后来的学者对弗氏的这种泛性论观点提出了很多批评和修正的意见,但是,俄狄浦斯情结作为精神分析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却得到了教育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界的普遍接受。在文学领域,受弗氏理论影响还曾经出现过心理主义小说的热潮,很多现代作家有意或无意之间都在使用弗氏理论中的各种观点进行创作。显然,在以父子关系为中心的阿部昭小说中,很容易就能发现隐含有俄狄浦斯情结的描写,但是,如果对照弗氏的观点并进行深入分析的话,我们又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实际上,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在阿部昭小说中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如果将俄狄浦斯情结简单地拆分为两个不同倾向的话,那么,其中一个倾向是“弑父倾向”,另一个倾向则是“娶母倾向”,或者说是“恋母倾向”。循着这两个倾向,本文将对俄狄浦斯情结在阿部昭小说中发生变奏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并阐明导致这一变化产生的根本原因。

## 一、典型的恋母倾向与逆反对象的转移

尽管阿部昭小说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父子关系展开的,但是,在《桃子》、《娘》等短篇中,“母亲”这个人物在作者交错的叙事眼光中呈现出了较为丰满的形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公“我”的身上带有典型的“恋母倾向”。比如,在小说《桃子》中,有一段关于“我”每天晚上找借口钻到母亲被窝里的描写。当时正好是战争期间,由于父亲不在家,童年时代的“我”为能够独占母亲而感到窃喜。

抽泣起来”。同时,“军官处在这一片哭声的包围中,被感动了,有点儿不知所措”。<sup>[9]</sup>这里作者实际上想说,不论小孩还是大人都是会有一颗恻隐之“善”心的,我们不仅要抑制“杰克”身上的恶性,而且还要挖掘,启动和发扬“拉尔夫”身上的善性,这样人类才会得救,才会避免遭到新的更大的劫难。可见,小说《蝇王》“扬善抑恶”的主题思想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人类自身寄托了巨大的希望。

万方数据

## 参考文献:

- [1][2][3][7][8][9] 戈尔丁著.龚自成译.蝇王[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译本序第3页,第31,45,163,242,243页。  
[4][5] 郭云飞.人性恶乎?善乎?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1,(4).  
[6] 李公昭.新编英国文学选读.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第472页。

那个时候,一到晚上,我还是很想钻到母亲的被窝里去。特别是冬天,这样的机会就比较多。睡觉的时候,我先钻进自己的被窝,到了半夜,假装去上厕所,回来就钻进了母亲的被窝。母亲又困,也没有力气赶我走,就挪开身子,给我腾出地方来。就在半梦半醒之中,把我抱进她的怀里,或是从睡衣里伸出光脚丫搁在我的脚上。那些裸露的部分就像是得了热病似的烫人。

不知从何时起,这成了我每天晚上的快乐。……在母亲的怀里,我的身体感觉到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快乐,还有母亲肉体的焦躁,甚至还感到一种类似罪孽感的东西,因为我趁着父亲不在的空儿就这样一直霸占着母亲。<sup>[2]</sup>

这一段描写简直就是对弗氏理论的一个完美佐证。在《梦的释义》中有几乎相同的一段内容:“如果每当父亲远行时小男孩可以躺在母亲身边睡觉,而且在父亲回来后他必须回到他并不那么喜欢的保姆身边,那么希望爸爸永远不在以便他总能躺在亲爱美丽的妈妈身边的愿望自然便会产生。”<sup>[3]</sup>

至于为什么“我”会感到“类似罪孽感的东西”,实际上这与《桃子》所采用的特殊的叙事视角有关。在《桃子》中交织着两种不同的叙事眼光:一种是作为叙述者的“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种则是作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往事时的眼光。这是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中特有的双重聚焦,显然,“我”感受到的“类似于罪孽感的东西”属于前者,而在当时感受到的“每天晚上的快乐”则属于后者。

在《桃子》中,“我”反复地回忆起自己和母亲两人推着婴儿车走在冬夜里的情景。

冬天。半夜。月亮照着。

还是小孩子的我,和母亲一起推着一辆装满了桃子的婴儿车。

……

直到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每年我都会回忆起那天晚上的情景。浮现在我脑海里的影像总是固定的那几幅,虽然那影像还没有清晰到像一幅画那么完整,但也已经像曝光不足的电影胶片上的几个镜头一样,散落在我的记忆里。<sup>[4]</sup>

显而易见,“我”反复回忆起来的这个画面与其说是记忆的片断,不如说是梦境的嫁接。回忆和梦一样具有对事实的背离性和不可靠性。存在于“冬天”和“桃子”之间显而易见的矛盾已经在“我”的自言自语中被揭示出来了。至于这个不可靠的回忆背后所隐藏的信息,我们似乎可以从小说的结尾处找到答案。因为最后“我”发现放在婴儿车里的并不是桃子,而是幼儿时的自己。“那情景就好像是少年时的我推着婴儿车里的幼儿时的我一样令人匪夷所思”。<sup>[5]</sup>

正如弗氏在《童年回忆与遮蔽性记忆》中所指出的那样,“琐碎的记忆之所以被保存,并不是它们的内容本身有什么重要性,而是由于它们的内容与另一种受压抑的思想有着连带的关系,它们被称为‘遮蔽性记

忆’”<sup>[6]</sup>。“我”的所有关于“桃子”的回忆中企图遮蔽的内容,即所谓的“受压抑的思想”,毫无疑问,就是童年时的“我”试图取代父亲,和母亲在一起的愿望。战争期间,由于父亲上了战场,“我”很自然地在家中扮演起父亲的角色。当战争结束,父亲从战场上回来之后,“我”的这个愿望只能被压抑到潜意识之中,变成了“成人在追忆时所利用的心理素材”。

然而,当“我”进入青春期,出现叛逆心理时,憎恶情绪的发泄对象却发生了变化。一般来说,“在古代,越暴虐的父亲统治家庭,作为法定继承人的儿子就越会采取敌对立场,就越急不可耐地希望通过父亲的死亡获取最高权力。甚至在我们中产阶级家庭中,父亲通常也因拒绝儿子做出自由选择或否定他的意愿而促进了父子关系中天然固有的憎恨萌芽的增长”。<sup>[7]</sup>然而,在战争年代,传统的日本家庭中,母亲和家庭生活是一一对应语,父亲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外部世界的重要象征。因为他在社会上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而那正是从青涩走向成熟的孩子们力图进入的成人世界。阿部昭不断在小说中重现父亲身着海军队装时的英姿,并且在少年时期就很自然地认为自己将来也会同参军的父亲以及二哥一样,成为一名海军士兵。这一愿望正好体现了他对父亲所属的外部世界的向往。与此同时,母亲在战时和儿子相依为命的经历使她产生了强烈的“阿格丽皮娜情结”<sup>[8]</sup>。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儿子在伦理与道德的教化之下,将自己的恋母情结压抑到了潜意识层面。当他进入青春期,开始对母亲以外的第二个女性产生爱慕之情的时候,母亲对他的过度依恋反而成为他走向成熟、确立自我的障碍。

阿部昭于1968年《群像》7月号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娘》,细致入微地描写了“我”和母亲之间这种关系的变化。从下面的引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处于青春期的“我”,对母亲的感情早就从幼年时的依恋转变成了反感。

娘一想跟我说什么话,我就一溜烟地跑了。

这个女人实在很难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就有这想法。说实话,不光是对我娘,就是对她们那个岁数的女人的肉体,我都觉得特别地反感。娘要么就坐在边上看我吃饭,要么就默默地站在我房间的门口,一到这时候,我就忍不住想大声地叫起来。

因为我已经知道了阿香那乳臭未干的身体。<sup>[9]</sup>

成年之后的“我”再也不能忍受母亲凝视的目光,不能忍受母亲触摸“我”的身体,更不能忍受母亲在我洗澡的时候进来偷看,因为“我”再也不是那个依偎在母亲怀里的小孩子了。

显而易见,在阿部昭小说中,不管是童年时期“恋母倾向”的自然流露,还是青春期逆反对象的转移,都和父亲形象的缺位有着直接的关系。

## 二、父权的丧失与“弑父”对象的转移

阿部昭在很多作品中从不同角度描写了自己的父亲以及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因为在他看来,“父亲对于儿子来说,是人生最初的朋友,也是最初的老师”,但是,不久就会“成为人生最初的攻击目标,和最初的敌人”。儿子要长大成人就必须跟父亲这个强有力的对手

作斗争,而这个敌人和自己之间又有着血缘关系,显然不同于一般的敌人。到最后,不管儿子怎样反抗、批判、超越父亲,他身上流着的还是父亲的血。<sup>[10]</sup>可见,阿部昭对于父子间普遍存在的反抗和被反抗的关系并没有予以否认,但是在他的作品中很难找到有关父子冲突场面的描写。俄狄浦斯情结中的另一个倾向——“弑父情结”,在阿部昭小说中表现得并不明显。实际上,这和父亲本身的权威丧失有着密切关系。

关于父权丧失的问题,在阿部昭那个年代的作家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在内向的一代的作品当中,很少有父亲形象出场,显而易见,这与他们所经历的那个特殊的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战争造成了父亲形象的缺失。战争期间,父亲们都上了战场,家庭中父亲的背影变得异常模糊。在当时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作家们的眼中,父亲已经成了一个只存在于概念而不存在于现场的家庭成员。其次,战后经济上的贫困消解了父亲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作为战败者归来的父亲由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日常生活而经常陷入异常窘迫与尴尬的境地。也就是说,近代作家为确立自我而树立的靶子——封建家庭制度中的“父权”至此忽然消失了。尾辻克彦在1980年发表的题为《父亲消失了》的小说,更是象征性地揭示了战后日本社会中“父权”丧失这一普遍现象。

通过阿部昭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父亲阿部信夫的形象完全符合那个时代的特征。他在战场上是个失败的军人,因饮酒误事,未能得到升迁,最后甚至被当作战犯受到革职处分。战争结束后,他更是失去了用武之地,既没有一技之长,也没有固定的工作,之前丰厚的军人恩给在1946年就停发了,战后的困顿生活使他彻底成为了一个失败的男人。父亲的无能不仅遭到母亲的抱怨,还成为在他家里租房的房客们的笑柄。阿部昭于父亲去世一年后的1968年,发表了短篇小说《未成年》<sup>[11]</sup>,其中有很多场面都描写了父亲当年的窘境。战争刚结束的时候,阿部家为了维持生计,把家里的几间房屋租了出去,但由于经营不善,最后入不敷出。负责管理的主要还是阿部的母亲,因为那些房客一听说房东是个军人,就露出扫兴的样子,甚至还故意喊着“阁下”的称呼。当“我”做完家教回家的时候,父亲在灯下戴着老花镜翻译那既廉价又无聊的自卫队的海军资料。另外,在《司令的休假》中,阿部昭还讲述了一段往事:父亲用他那明治时代的英语,到位于三浦半岛武山的美军军营,去应征日语翻译,结果,他连考官的提问都没有听懂<sup>[12]</sup>。对于曾经是日本海军大佐的阿部信夫而言,去应聘做敌人——美军的翻译,无疑需要很大的勇气。由此可见,现实生活的残酷早就摧毁了他作为军人应有的全部尊严。

如此看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阿部昭小说中塑造的父亲形象并不是“父权”的代表,而是“父权”溃败时的象征了。

然而,当阿部昭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并像父亲那样拥有三个男孩之后,他对父亲的认识似乎发生了变化。尤其在父亲去世之后,阿部昭更加理解父亲作为一个男人所承担的责任。在阿部昭以父亲之死为主题的代表作《大日子》的开头,他这样写道:“永别了。多年的交

情也就至此永别了。我失去了最早的朋友。”<sup>[13]</sup>由此可见,在阿部昭眼中,父亲并不是矛盾和冲突的对立面,而是他多年的好友。工作上的不顺利,家庭的负担,为人父的责任——父亲曾经承受过的生活的重担如今同样地落在了阿部昭的肩上。在长篇小说《司令的休假》中,阿部昭一边描写行将就木的父亲晚年,一边回忆起父亲在战时的潇洒和战后的潦倒,一边又对照自己的现在,百感交集之中才发现自己以前并没有真正了解过父亲。

与此同时,阿部昭不停地用追忆的目光寻找着父亲的身影,但是,他发现在他的叙述和真实之间出现了裂痕。他在《寻找父亲的孩子》一文中,这样写道:

至今为止,我的小说大多数都是在描写我在现实中熟知的人物,但是,在写的过程中,这些熟悉的人物却开始显露出我从没见过的陌生的表情,我好像听见他们在对我说,“最终,你对我们还是一无所知!”……亲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令我安心的神情,和他们突然间变得陌生的背影——我好像怎么也填补不了这两者之间的裂痕。

在写作《司令的休假》的时候,我一边写,一边就开始觉得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就像是儿子在寻找父亲。当然,父亲事实上已经去世,不在我的眼前了,可是我突然觉得非常沮丧,因为我和他做了三十多年的父子,却从来没有和他谈过一次心,也从来没有真正地解过对方。<sup>[14]</sup>

通过不断地回忆,阿部昭试图唤起自己对父亲形象的重新认识。经历了战前对父亲的仰慕和战败后对父亲的同情之后,从获知父亲得了绝症的那一刻起,阿部昭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心中的父亲形象。

其实,就在寻找父亲的过程中,他实际上也是在追寻自己的成长轨迹。有位心理学家曾经说过,人之所以“抓住儿童时代的理想境界不放,正是表现出对命运之神的反叛,对周围一切企图吞噬我们的力量的反抗”<sup>[15]</sup>。阿部昭曾在父亲的文集中努力寻找“18岁时的父亲”形象,在父亲的笔记中追踪父亲在担任海军大佐时所立下的赫赫战功。对于阿部昭而言,树立一个强大的“父亲”形象无疑是为了擦亮照耀自我成长的那面镜子。然而,用战史和悼念文章拼凑出来的“父亲”的英雄形象只能建立一个拟似的“父权”,而关于父亲战后窘况的描写早就衬托出“父权”的实际衰落。

“父权”的丧失,意味着阿部昭童年心理中的俄狄浦斯情结失去了“弑父”的对象。不过,仔细阅读那些记录了阿部昭童年生活的作品,我们意外地发现“弑父倾向”依然存在,只不过对象发生了变化——从父亲变成了他的大哥。简而言之,俄狄浦斯情结中的“弑父倾向”在阿部昭小说中转变成了“弑兄倾向”。阿部昭的大哥在小时候因不慎掉到地上砸了脑袋而导致智力发育停滞,长大后成了所谓的智障。进入青春期后,大哥变得性情暴躁,动不动就对周围的人大打出手。无奈之下,阿部昭的父母决定对他施行去势手术。手术后的大哥变得安静了许多,却终日流着口水躲在家中。这个智障哥哥成了阿部昭内心最大的心病,他说他自己“无论走

到什么地方,只要一想起家里的事情,就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在那高兴得忘我的瞬间,就一定会听到从家的方向传来的那长长的哭声”<sup>[16]</sup>。

从《儿童间》、《鹤沼西海岸》等以智障哥哥为题材的小说中,我们发现取代父亲成为阿部昭恐惧和嫌恶对象的正是他的大哥。《儿童间》里的晴男和一成的原型就是阿部昭和他的智障哥哥。母亲为了照顾一成而忽略了晴男,晴男觉得“母亲太护着宝贝哥哥,都变得有点顽固”<sup>[17]</sup>。《鹤沼西海岸》中,哥哥成了“我”情窦初开时的最大障碍。哥哥的存在使“我”没有勇气向喜欢的女孩表白心意,甚至令“我”放弃了结婚的念头。为此,“在想象中,我已经不知道动了多少次弑兄的念头,实际上没有五十次也有一百次了。我想把他带到某个地方,然后再推下去。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地方总是在铁路旁,要么就是某个地方的水井。哥哥不会游泳”<sup>[18]</sup>。显而易见,不管是童年时期,还是少年时期,对于阿部昭而言,智障哥哥不仅夺去了母亲的一生,更是他潜意识中“弑父倾向”的目标人物。

#### 结论

综上所述,如果从“俄狄浦斯情结”这一角度,对阿部昭小说中的亲子关系做一些深入分析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桃子》、《娘》等为代表的、关于母子关系的作品体现出了典型的“恋母倾向”;以《司令的休假》、《大日子》等为代表的、关于父子关系的作品既没有反映出存在“弑父倾向”,也没有描写父子之间对立对抗情绪的内容,贯穿其间的反而是男人与男人之间惺惺相惜的朋友之情;而在以《儿童间》、《鹤沼西海岸》为代表的、关于兄弟关系的作品中,“弑父倾向”转变为“弑兄倾向”,患有智力障碍的大哥取代父亲成为“我”童年时期的憎恶对象。

俄狄浦斯情结之所以会在阿部昭小说中发生上述的变奏,究其原因,显然是由于战争期间父亲形象的缺失以及战败之后“父权”的崩溃。这是始终贯穿于阿部昭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同时,这也是七十年代以及之后的作家所面对的一个共同的课题。在《新潮》杂志于1995年召开的座谈会上,评论家们把内向的一代以及之后的文学称之为——“父权”消失了的时代的文学。其中,桂秀实认为:

内向的一代的作家中除了古井由吉之外,都是把父亲之死作为小说的主题,尤以阿部昭为典型。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些在父亲死后不得不活下去的人。中上健次自不必说,富冈多惠子也是利用女性主义把“父权”作为主题。青野聪和津岛佑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如此。岛田雅彦也是在写某种“父权”。……这些作家几乎都是在写家族传奇。而采取何种姿态来写家族传奇几乎成了从70年代到90年代的某种范例。<sup>[19]</sup>

也就是说,阿部昭通过创作自己的“家族传奇”塑造了一个幻灭的父亲形象,并在他身上浓缩了整整一代人的人生经历。阿部昭的这种创作“姿态”未必会成为后来的小说家的创作典范,但是,通过小说的形式将

那一代人的经历进行记录和演绎,无疑是阿部昭作为小说家所能够完成的最好的一项工作了。

#### 参考文献:

- [1]弗洛伊德著.张燕云译.梦的释义.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
- [2]阿部昭.桃子.原载于《文学界》1972年7月号,收入《千年·那年夏天》,讲谈社,1993年版,第108、109页。阿部昭作品原文引用部分全部由笔者所译,下同。
- [3]弗洛伊德著.张燕云译.梦的释义.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页.
- [4]阿部昭.桃子.原载于《文学界》,1972年7月号,收入《千年·那年夏天》,讲谈社,1993年版,第94、95页.
- [5]阿部昭.桃子.原载于《文学界》,1972年7月号,收入《千年·那年夏天》,讲谈社,1993年版,第112页.
- [6]弗洛伊德著.彭丽新译.童年回忆与遮蔽性记忆.收入《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47页.
- [7]弗洛伊德著.张燕云译.梦的释义.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页.
- [8][日]南博著.刘延洲译.日本的自我.文汇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阿格丽皮娜是罗马皇帝尼禄的母亲,据说她在权欲的驱使下,企图和喝醉了的尼禄发生乱伦关系。“阿格丽皮娜情结”是日本心理学家南博发明的一个心理学术语,专门指在日本家庭中难以和儿子分离的母亲的心理症状.
- [9]阿部昭.娘.原载于《群像》,1968年12月号,收入《阿部昭全集·上》,讲谈社,1978年版,第161页.
- [10]阿部昭.文武两道.转引自古屋健三《“内向的一代”论》,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1998年版,第44页.
- [11]阿部昭.未成年.原载于《新潮》1968年7月号,收入《阿部昭短篇小说全集·上》,讲谈社,1978年版,第125页.
- [12]阿部昭.司令的休假.收入《现代的文学》第35卷《古山高丽雄·青冈卓行·阿部昭·坂上弘》,讲谈社,1973年版,第254页.
- [13]阿部昭.大日子.收入《阿部昭短篇小说全集·上》,讲谈社,1978年版,第231页.
- [14]阿部昭.寻找父亲的儿子.收入《父亲们的肖像》,讲谈社,1996年版,第60、61页.
- [15]荣格.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
- [16]阿部昭.鹤沼西海岸.收入《阿部昭短篇小说全集·上》,讲谈社,1978年版,第54页.
- [17]阿部昭.儿童间.收入《阿部昭短篇小说全集·上》,讲谈社,1978年版,第289页.
- [18]阿部昭.鹤沼西海岸.收入《阿部昭短篇小说全集·上》,讲谈社,1978年版,第57页.
- [19]桂秀实、清水良典等的座谈会《小说的命运Ⅱ》:《新潮》,1995年11月号,第297页.

(作者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讲师)